

總處全司上家川
批中品地海碼度
發國全址董利頭

無所不談

正有一個不希望軍閥快快的死掉。那知在現在情形之下，死了大軍閥口罵軍閥的人。一旦自己做了軍閥。我可不敢說他竟能潔身自好罷。上海商人。提到他是吃洋行飯的。無有一個不膜拜他。羨慕他。而他自已則盤了洋大人的勢。就目空一切。自以爲榮幸。這真可恥可笑。又他明明是個走狗。而罵了他走狗。他一定不肯承認。既然如此。又何苦要做走狗？

無論在什麼地方做事。有了一些權勢。就要營私舞弊。排除異己。這是人類的「一種天性」嗎？

女子遇到了男子。以爲我是女子。凡事應當你們男子先去做。這種女子。你不必向他講什麼平權的。

大家都說西人男女平權。但是我看了電車上的情形。未免就男女不平權起來。爲什麼呢。因爲那男子讓坐。未免就有些瞧不起女子的作用在內。

高唱男女平權的女子。爲什麼有了些事問。就目中無人。把男子又看不起呢。

開遊戲會例種。若有女子加入遊戲。那遊戲會勢。定可多銷去不少面圍圍的富翁你同他講慈善事業。他最起勁。併且他還背自已宋經手辦理。表面看去。他多麼的熱心慈善事業呀。真的有慈善心嗎。不過想從中漁利罷了。

(明承

時交夏令。疫病盛行。非常危險。然疫癘之患。無論富貴貧賤。及中等的人們。都不能避免。揣測其致病之由。不外乎天時不正。寒暖不調。飲食不潔等所致。至於起病之原因。富有富的起因。貧有貧的來歷。思病之原因。各各不同。現在胡亂寫幾則出來。候高明裁正。

▲富人患貴恙。用積分表式。受暑精滿十分。則生病。

補品之害。一分二。姬妾之討伐。二。四分。傷腸筋。八釐。冰淇淋之冷。一分。兜風之寒。八釐。瓜果之積滯。六釐。酒肉之傷胃。一分。二。烟之傷肺。六釐。碰和之傷神。八釐。外加意外之感冒。六釐。

▲說明

此是男界富人之尊軀。受着了十分之害。所以要患貴恙了。假如沒有姬妾而歡喜狎妓者。其害同。如只有一位夫人。而沒有姬妾。不喜狎妓者。其害減去二分二釐。而其病只患到八分八釐。如的確抱獨宿主義者。其害減去二分四釐。所患之病。只有七分六釐。如十害之中。有幾種不犯者。或犯他種之害。也未可知。總之無害不會患病的。

▲貴人政躬不豫 (以有禍有勢而論)

(續)

飯的巡警。有時也他們的職務。大行。真是希有的奇美國上岸的時候。十一個醫生的檢驗入境。又因為所穿有些異樣。所以要館很難。不是被他們的檢查。就被他們有一天那旅館中的看見了他們說。你殺氣。一昏八。寬拳。一分。姬妾。二分六。肝火。八厘。風寒。六厘。一切食物。一分。碰和。四厘。奸詐。一分二。外加感冒。

▲說明

混稱貴人。其種類之多。不勝枚舉。這是不過以一部分有權勢的貴人而論。

▲中等人們的霍亂吐瀉

中等人們。患病的起因。大約以操勞過度。及環境關係。飲食不慎等
等居多數。與富貴人的病原。絕然不同。

貧民の時疫症

生計逼迫。一分二。飲食不潔。一分二。露宿風餐。一分。烈日下工作。一分。饑餓。八厘。憂愁。八厘。受氣。一分。外加種種困難苦楚。三分。

▲說明

貧人生病。大約爲生計困難。饑餓不勻。飲食不潔等生病爲多數。幸有各慈善機關。設立時疫醫院。得以救活。否則不堪設想。不救之症。大約拖運所便。

▲賤人的瘟病（這病名。作者並非故意看輕。實乃時勢）

自作一切之孽。二分四厘。飲食無度。二分四厘。不肯就醫。一分。舉動惡。一分。污穢。一分二。外加橫禍。二分。

（說明書從免）

金龍牌



少聯珠



琵琶

(新晉)

奇行錄

(仲子)

昨夕之夕。余小以偷雞竊之其獲。低頭淺酌。逸興悠悠。忽有聲冷冷然自樓下出。聆之。辨爲琵琶。私心自忖曰。此物自胡家代興。早成絕響。何今日猶有弄之以求售於閨閣間者。異之乃所謂琵琶曰。此其聲果爲琵琶乎。乃待者曰。然。遂命呼之使來。俄一老態龍鍾之老嫗。挾一琵琶至。行近余側。一聲萬瀾。卽登盤旋座。余以其舉措風流。不類尋常女子。年事雖老。絳約之姿則仍存在。度非街頭賈唱者。因徐以身世問之。伊方安妓。前清宣統辛亥秋京師被審時。嚴冠博帶。跪菜市口。笑謂行刑者曰。且慢。待我吟完一首詩。遂朗吟曰。爽秋居士老維摩。做盡人間好事多。正統已添新歲月。大清重整舊山河。功過呂竄扶周室。德過張良散楚歌。顧我於今歸去也。白雲堆裏笑呵呵。呵呵二字未及說竟。已及預矣。

△金聖嘆之死

吳郡金聖嘆在獄時。竹簀於妻曰。殺頭至慘也。籍沒至慘也。而聖嘆以無意得之。不亦快乎。臨刑時吟詩一首云。天公喪母地丁憂。萬里河山盡白頭。(其時天雪)明日太陽來作弔。家簷簷下淚珠流。

杜。見聞雙眉微蹙。低聲前致辭曰。先生。僕小字蘭仙。四十年前之長三宿人也。林黛玉與僕爲姊妹行。

執意至於今日。仍操此賤役。幾謀升斗。語聲淒咽。婆老眼。幾

治印雜話

鐵夫)

漢揚子雲稱彫蟲小技。壯夫不爲。故晉魏六朝。代有作者。然其名不著。唐宋以還。始有集古印爲譜。而討論其體例者。於是印之一物。遂爲賞鑑家所愛好。泊乎近世。品題益精。蒐羅益富。而東西各國。亦競以美術相崇尙。其字文人。轉相誇耀。篆刻小技。有窮源溯流。博綜古今。亦足以詭古來美術之一班也。

印之原始。遠自上古。黃帝得龍圖。中有單書。是爲印章之起始。惜其制不傳。未由考證。自秦以後。有史可稽。天子玉璽。諸侯王金璽。列侯印。丞相將軍章。厥後天子曰璽。臣下曰印章。朱印見於金史。蓋以前人印泥有用黑者。至若圖書之稱。乃古人以識圖書籍者也。今以私刻印章。而以圖書呼之。誤矣。

秦漢印章。均用陰文。博裏方寸。質以金銀銅玉爲主銅印之製。有體有鑒有刻。刻金銀印。皆用刀。玉用碾。其文溫潤有神。鑄格流暢。上古覆印多有之鑄印之製有二。曰翻砂曰撥模。翻砂者。刻木爲模型。覆於砂中。法若範梟。撥模者。刻文製紐。然蠟以泥澆之。亦入數。自然成字。製俱精妙。其文平方正直。字體寡圓縱有斜筆。亦多取巧。至若軍中授將璽於封拜。璽以取便。號就就章。則參差離合。迭然有倫。秦漢刻印。足稱絕技。故論之者。謂肇於周秦。壞於宋元。信未。



戀家

(息火)

俊民面現微笑。匆七走出壯嚴的經理室。兀是愉快的默付這次經理覓允許他回故鄉了。并且有半月的假期。他委實快活極了。但今夜不免相念家鄉。轉長夜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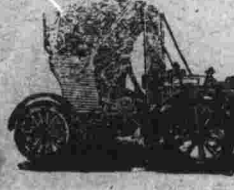
晨光微熹時。他便起身了。忘却了一夜未寐的疲倦。整理着行裝。在未打七點鐘時。他早在車站上靜候火車到來。

途中一景一物。都使他這樣的快感。而在近故鄉的一段。尤覺使他久經煩悶的心懷。豁然開朗了。

火車在故鄉停了。他下了車。雇了一輛車兒。直向家門而去。他雙親時一妹妻子見他回家了。都面現喜色。慈愛的母親。只是啾啾問慰。當時一家中國聚着。充滿了天倫之樂。

從此家庭之樂。故鄉風味。使他怎樣的戀愛。偶而想着了客中的孤凄。竟使他不得不再去別。

一日一日……的延下去。無情的假期。快將近了。他爲生計所累。只得戀戀又戀戀的別去。



冤聲

1

一夕。秋風習習。細雨淅淅。萬籟寂靜之際。但聞樹枝作呼呼鳴。其音似訴似泣。階前滴瀝雨聲。更加怨如慨。而啼淒涼之境。益有過於此者。當是時。鍾宅主僕已入甜夢。惟主婦鍾妻。尚轉側床頭。不得或寐。陰念其子之不肯。終日成羣結侶。浮薄衙衛。春機酒醉。時奇其跡。不惜囊中黃白物。時與無賴爲伍。是故墮落。幾類爲乞。鄉里咸聞目吐舌。而其愛女愛兒。則肄業於國民校中。溫雅秀麗。堪慰其愁。正思間。忽疊疊悲音。微由商賈傳入。其音時高時低。忽斷忽續。曰。蒼天乎。蒼天乎。吾命何薄得斯境遇。嚙身他家。爲人奴隸。上天有靈。其寧何在。若吾終身如此。寧吾早歸西方。以脫此人間地獄。厥聲哀咽。刺人心脾。鍾妻聞之。淚淚垂垂。敷衣起床。推窗望之。但見遊逝油雲。飄泊空際。沉沉大地。淒涼滿目。一豆紅燈。隱約於後院。既而恍悟。此聲之所發。乃一幼穉之僕僕獨處。已疑神久之。闔窗仍寢。尤覺餘音。或耳不絕。翌晨。呼之前。語之曰。若究挾何痛苦。慘睡若此。竟則潸然泣下曰。僕幼即孤苦。椿堂早背。子然一身。所賴生活者。惟一叔。嗣後連值旱災。叔亦不克生活。携眷他乞。瀕行。即以余歸來此。飄零孤雁。其愁誰訴。以是清夜思此。輒哭失聲。昨晚不覺竟擾我主母之好夢。獲罪殊深。雖然乞主母憐我無知。哀其遭遇。鍾妻曰。若年雖稚。若說頗秀。他日定可有爲。余家公子。頗不肖。故余且樂助於汝。琢磨學業。異日或將收汝爲螟蛉。以娛老年。汝其有意乎。童聞之。喜欲狂。喪然曰。若則主母厚我多矣。雖然僅當永世不忘。銘刻心骨之結草銜環。期圖報也。鍾妻曰。佳甚。乃退而告翁。翁亦聽合。不數日。遂同送入其女愛兒國民校。自是獨醒與愛兒。出入相將。兩小無猜。三生石上。醵緣結矣。